欒城集/2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九 ◄

欒城集
卷二十

► 卷二十一

卷二十

策問三十四首

殿試武舉策問一首

問：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，至於臨敵製勝，良將豈可少哉！朕以天下為度，懷柔四夷，而西戎背誕，腰領未得。凡吾接之以恩信，懷之以禮義者，固有道矣。若夫示之以形，禁之以勢，使之望而不敢犯，犯而無所得者，其術何由？伐其謀，散其黨，使之退而不得安，安而不能久者，其道何以？夫隱兵於民，井田之舊法也，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，而保甲之復，民以為勞；以車即戰，丘甸之遺製也，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，而車牛之役，世以為非。古者兵有奇正，旋相為用，如環之無端，其出入之法，今幾絕矣。敵有陰陽，客主異宜，易之則宜，其先後之節，將何施焉？淮陰之伐趙，勝亦幸耳，使左車之說行，則計將安出？仲達之卻蜀，非其功也，使孔明而不死，則勝將孰在？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，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。其以所聞，著之於篇，朕將覽焉。

南省進士策問一首

問：三代、漢唐之法行於前世，而施之於今，輒以不效，何也？昔者，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為方田，采府衛之遺意以為鄉兵，舉黜陟之墜典以為考課矣，然而為方田則民擾而

不安，為鄉兵則民榮而無益，為考課則吏欺而難信。三者適所以為患，不若其已也。《孟子》有言：「為高必因丘陵，為下必因川澤，為政必因先王之道。」凡今世之法，駸駸近古矣。政之近古，天下之所以治也，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？豈古之法，遂不可施之於今歟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，為之不得其道，以至於此也？

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

問：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。故兩漢之間，經各有師，師各有說，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，異己者雖善不從，同己者雖惡不棄。下逮魏晉，爭者少止。然後學者相與推究眾說，從其所長。至唐而傳疏之學具，由是學者始會於一。數百年之間，凡所以經世之用，君臣父子之義，禮樂刑政之本，何所不取於此。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，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，以為足矣。是以間者立取士之法，使人通一經，而說不必舊。法既立矣，俗必自此而變。蓋將人自為說而守之耶，則兩漢之俗是矣。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，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。夫上能立法，以救弊而已，成在於士。將使二弊不作，其將何處而可哉？

問：三代之治，以禮樂為本，刑政為末，後世反之。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，其相去甚遠。然較其治亂盛衰，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。蓋夏後氏自禹再傳而失國，亂者三世，商人再衰而復興，周人一遷而不振，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。至於漢文帝、唐太宗，克己裕人，海內安樂，雖三代之盛王，何以加之？夫禮樂刑政，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！今自祖宗創業，百有餘年，法令修明，上下相維，四方無虞，求之前世，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。然而儒者論其禮樂，常以為不若三代，此為誠不若耶？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。不然，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？宜一有以斷之。

問：《孟子》言：「五畝之宅，植之以桑，則五十者可以衣帛。雞豚狗彘，無失其時，則七十者可以食肉。數罟不入洿池，則魚鱉不可勝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則林木不可勝用。」誠哉是言也！雖然，孟子將何以行之？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，則令而不行，有刑以待之，則彼亦何罪？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。

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

問：昔者承五代之亂，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，雖有美才良士，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，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。當此之時，至調富民而為官，夫豈不甚病之矣哉！及天下大定，學者漸已尊顯，勤勞勸誘，數十年之間，而後士人彷徉繼起，則天下之官為之盡

滿而無所置之。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，減進士之額，繩以苛法，抑以細過，使之久而不調，然後官吏歲以漸減。凡今一歲之調，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，然則數十歲之後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？夫古之聖人，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，故無後憂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，而為其過多之慮，是以惟務進之，而有今日之弊。夫民惟其誘而進之，則進而不知休；抑而排之，則無聊而引去。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，不可恃爵祿之利，以為可以必致也。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，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，此亦天下之深慮也。

問：學者之論《周禮》，或以為周公之書，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，二者孰為得之？今觀其書，亦有所不知者二焉。夫公邑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。此二者，一夫而受田百畝，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，舉無以異也。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，至於一同，而方百里，其所以過水之利者，溝洫澮三。溝洫之製，至於萬夫，為地三十三里有半。其所以通水之利者，遂溝洫舉澮川五。夫利害同而法製異，為地少而用力博，此其所未知者一也。五家為比，比有比長；五比為閭，閭有閭胥；四閭為族，族有族帥；五族為黨，黨有黨正；五黨為州，州有州長；五州為鄉，鄉有一正卿。及有軍旅之事，則以比長為伍長，閭胥為兩司馬，族帥為卒長，黨正為旅師，州長為師帥，鄉為將軍。故凡官之在鄉者，軍一起而皆在軍矣。起軍之法，自五口以上，家以一人為兵，一人為役，而家之處者甚眾，而官吏舉皆在外，將誰使治之？此其不可知者二也。故願與學者究之。

問：學者莫不求學孔子，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，蓋有所不通者焉。《語》曰：“佛召，子欲往。”又曰：“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”學者以為孔子急於行道而為此。夫孔子之於衛靈公，語及兵事，不說而去。於陽貨，時其亡而見之，蓋亦不欲見也。而《孟子》亦云：“惡夫枉尺而直尋者。”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？至於仕魯為司寇，從而祭，膰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。且夫仕而至於司寇，君臣之義不為淺矣，膰肉不至而行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！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為也。或曰：膰肉不至，仲尼以為禮將從此而大壞，此所謂知幾者。夫為大臣知禮之將亡，不救而去，則又安用夫大臣者？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，而世或未之思焉，學者所宜辨之。

問：古之為國者必有所尚，夏忠、商質而周文。儒者以為此三者，如循環百世而無窮。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？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。然則今世之所尚者，其以為忠耶，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，非所以為忠也；以為質耶，則金玉錦繡不為之節，而文詞熾於天下，非所以為質也；以為文耶，則禮樂不備，冠昏喪祭之義至為淺薄，非所以為文也。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？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？其果有之也，則亦可用耶？不可用耶？其

明著其說。

問：古之學者其為學必遲，而信道必篤。蓋非其遲，則不能至於篤也。故子夏之門人始於灑掃應對進退。而《孟子》亦云：“君子之於道，欲其自得。自得之，則資之深。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”夫待其自得也，非久而何？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《易》，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怪者也。故夫當今之世，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。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，而今太學之教，一日之所為必若干，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，不待其問而先告之。無先後，無少長，無賢愚，其問同而其功等。其上者無以優遊翱翔，以寬綽其心。而其下者勉強困躓，不暇於為善。故其學也必速，而守道必不篤，何者？非其自得之也。夫人之才，譬如草木焉，雨以動之，則其長也，可立而待。有宋人焉，揠之而自以為喜，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。然而寬以待之，則太學之法，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，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。

問：古者禮備而費少，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。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為七，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為一。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，五歲大祭宗廟者再，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。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，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。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，遠者十二年一巡守，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。以今之至簡省也，而財至於不給，則古之甚繁者，宜其無以共之。然以古之甚繁，而不至於大費，則今之簡省，而至於不給者何也？凡今之人皆以費，故棄先王之禮，是以禮日益壞。以為今之世有周公、仲尼，其將亦畏費而止歟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，或亦有故也。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於篇。

問：茶之有榷與稅，非古也，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。有以為榷便，曰：凡所以備邊養兵者，皆出於榷。然江淮之間，以私茶死者，不可勝計。此則仁之所不忍為也，而何便於榷？以稅為便，則夫邊鄙兵革之用，將何以共之？且夫稅之人，其不足以當榷之利，亦易見矣。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阱，是以去榷而為稅。今欲復反其舊，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，則何以為仁？求以生民，而國用至於困乏，則何以為智？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，必將有說也。

問：君子能盡人之情，而不能盡物之變。盡物之變，惟精者能之。古之君子，專一而無侈心。是以益治鳥獸，棄治稼穡，夔治鍾磬，羲和治曆，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，終其身而不去。至於後世，官者至以為氏。故當此之時，天下之事無不異舉。今者四方既平，非有勤勞難治之政，而當世之務，每每廢墜而不理。蓋鍾律之不和，河之不

循道，此一二事者，百有餘年而莫有能力之者，是豈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？夫古之君子，往往老於小官，終身而不厭，則上之所以使之者，誠有道也。安得斯道而由之，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？

問：今世法唐以為治，上自百官刑法禮儀，下至州郡兵民賦役，要之以唐為準。譬如商之於夏，周之於商，事無不考焉者。然天下之廣，方製萬里，夷狄不作，兵革不用，四方之貢，不絕於道路，而國用常苦於不足。唐自天寶以來，府衛之兵廢，租庸之法壞，收茶鹽、榷酒酤，其法與今略等。然而天下分裂，天子之地至少，征伐相繼而起，而憲、文、武、宣之世方鎮稍定，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，與今世無異。至於齊、蔡、三晉各以數州之地，養數萬之兵，內以抗衡京師，外以備禦鄰敵，綽然有餘，亦不如今之將帥，仰給於大農也。夫法與唐類，地多於唐，費用不若唐之多，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，何也？其必有能辨之。

問：方今天下患於兵多，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，然獨未睹夫兵少之為患也。方今天下患於財少，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，然獨未睹夫多財之為累也。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，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。眾人知目前之利，而不為歲月之計，故儒者非之。儒者操根本之論，而不救急切之害，故眾人遲之。今將救目前之病，使兵多財少之患去，全歲月之計，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，其將何道而可？

問：舜受天下於堯，故郊鯀宗堯不敢廢堯之祀；禹受天下於舜，而其郊宗皆其祖考。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，則禹必將兼祀堯、舜而後可。今也不然，不獨廢堯，而且忘舜，何也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，雖少恩者不為，而謂禹行之乎，其故安在？

問：古之言治者，必曰禮樂。禮樂之於人，譬如飲食，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。故士之閑居，無故不去琴瑟，行則有佩玉之音，登車則有和鸞之節，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，如此而後邪辟不至。蓋自秦漢以來，士大夫不師古，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，起居飲食之際，亦未嘗無禮，而樂獨盡廢。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，於是有以疑樂之可去、而以古人為非矣。不然，請言樂之不立，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？

問：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，至於哀、平，百餘年間，士之以儒生進用、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，不過三四，而武夫文皆著節當世，其業與儒者遠甚。及至東漢，雖光武兵革之後，而儒者遂顯。其後世道淩遲，其所以扶危持顛，皆出於學者，而他人不與。夫兩漢之用儒，其實無以相過，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，何也？

問：古者建國，設官分職，以為政本。近代因循雜亂，無復統紀。朝廷深惟其弊，推本宗周，旁摭宇文氏，以易其製。惟周官分建六職，各帥其屬，以治百事。仰以奉天地鬼神，外以禦諸侯四夷，下以治士農工商，至於草木鳥獸，無不咸在，可謂備矣。宇文氏雖參考其舊，以命庶工，而典籍亡逸，不可究知。其兵戎之官，多設於六卿之外。今將遠法宗周，則宇文之遺法，固將在所去取。然則凡官之以武事設者，當領於六官耶？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？

問：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所以治王之畿內也，其畿外諸侯，國自有官，大國三卿，次國二卿，小國一卿，亦皆有屬，以治其事。是以六官之屬，足以治畿內而止矣。今四方郡縣，自一介之吏，皆命於朝廷。則六官之外，當得羨吏以典其職，以階易官，蓋出於此。然而設階之法，始於散官。而散官之興，近自魏晉，因魏晉之遺俗，以間三代之舊典，竊以為未盡也。其將何修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？

問：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，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，故其得人也全。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，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，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。凡今之士，雖有內懷德義，而無藝以自將，則不免廢於有司，故其得人也偏。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，凡科舉之法，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，一切盡廢，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。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？其具論之於篇。

問：古者兵出於民，而兵戰以車，車馬介胄皆民力也。民之於兵可謂勞矣。三時務農，一時講武，鋤耰錢鎛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，民之於兵可謂疏矣。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，用至疏之兵，而民以為安，四夷賓服，其故何也？近世兵民既分，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，旦暮教戰，不擇四時，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。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，亦何以遠過於古？若夫正兵既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，民兵既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，此又今世之新意，其所以勤兵裕民者，可謂至矣。至於異同得失之辨，其詳著於篇。

問：古者為貨泉以權物之輕重。今所在鑄錢，數日益多，製日益小，可謂錢輕矣。然而金帛米粟，賈日益賤，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，有錢重之弊。夫當重者反輕，而當輕者反重，其說安在？將救其失，其術何以？

問：孔子與老子同時，孔子以禮樂教人，而老子以清淨無為為宗。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，未可一言非之者。夫孔、老豈同道者哉？後世孟軻、韓愈，皆學於孔子，然孟子之於楊

朱、墨翟，韓子之於浮屠氏，皆訟言攻之，嫉之如仇讎。夫韓、孟之賢不過於孔子，而楊朱、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。或釋而不問，或排而不置，其說安在？

問：漢武帝攘卻四夷，拓地千里，後世賴以為強。唐太宗誅滅胡虜，兵不折北，民不告病，用兵之利，前世無與為比。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、景之多，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。夫儒者之說勝，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，不世之功成，則中國先受其害，二者不可合。然高宗之伐鬼方，文王之征玁狁，聖人有所不免，則武帝、太宗之功業，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？

問：河之為害遠矣。自漢已來，東決則盡太山之麓，西決則盡西山之趾。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，丘陵險阻，河皆堙而平之，存者無幾矣。蓋禹之治水也，以為河所從來者高，水湍悍難以行平地，數為敗，乃廝二渠以引其河。自二渠之廢，而河乃恣行，不可備禦。夫河決不東則西，預以二渠待之，則雖決而有以受之，乃不為害，此乃聖人之遺跡也。今將訪而復之，以待河之暴。其可否，何說？

問：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遊說諸侯，李斯師孫卿，而以詐力事秦，至於焚詩書，殺儒士，其終皆陷於大戮。原其所學，皆本於聖人，而其所施設，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。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？蓋老子、孫卿其教之善，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。然則二子之學，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，何也？學之不詳，毫厘之差，或致千里。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？

問：堯舜之德盛矣，然孔子稱“周監於二代，鬱鬱乎文哉”，何者？事相近，事相若，而人情未遠也。儒者常稱二帝三代，雖其道德之隆重，世世師之，至於禮樂刑政，將以施之今世，亦已難矣。今自五代以上，其文物政事之備，未有若隋唐之善者。自祖宗以來，采前世之舊，而施之於時，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。然其或因或革，而當否存焉。蓋亦有時異事異，久遠而不可復者歟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，可復而未暇者歟？其相與講習而著其宜焉。

問：古者有罪，不免於刑，失誤有贖，親賢有議，眚災有赦，未聞有赦天下者也。自漢以來，赦始及天下，而言政者病之。蓋成周之隆，成康之際，刑措不用。而漢孝文、唐太宗之盛，天下斷獄，歲不過數十。當此之時，雖有赦何所施之？後世法令滋章，而奸宄不禁，刑之不能止，而赦之不能救，數赦則民玩於法，而不赦則上所不忍，其將何施而可？

問：三代以田養民，而取之以什一，其民盡力於耕，則足以自養。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，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。自戰國之禍，田製既壞，賦法隨弊，天下之民，仰困於租稅，而俯困於兼並，其害不可言矣。是以漢自文、景以來，賜民田租，孝弟力田，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，歲時不絕。考之於古，則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。然自漢氏絕而復興，其民思之不忘，其恩澤之結於民，豈不至哉！惟三代仁政，其紀綱法度，既不可遽復，而漢室賜予之惠，府庫之積，力有所不逮。然則將以厚民，其術安在？

問：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，動容貌，出詞氣，逡巡廟堂之上，而諸侯承德，四夷向風，何其盛哉！至其後世稍衰，桓、文迭興而維持之，要之以盟會，齊之以征伐，既已卑矣。然春秋之後，吳越放恣，繼之以田常、三晉之亂，天下遂為戰國。君臣之間非詐不言，非力不用，相與為盜蹠之行猶恐不勝。雖桓、文之事且不行矣，而況於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舊歟？及秦並天下，風俗日惡，不可復改。雖漢唐之隆，格之以商周之盛，蓋已愧矣。夫三代之間，其民更桀、紂之禍，與戰國何異？然聖人一出，禮義復興，天下和洽，不若後世寂寥無聞，獨何故歟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，遂不可復反乎？不然，何漢唐之陋如此？

問：秦滅經籍，漢興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復存，而《樂》遂喪。然自孔子弟子散亡，天下學者，爭立異說，各尊所聞以相攻，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。頃者朝廷患之，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，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。然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，皆立學官，《春秋》雖不用，而其書亦不廢。惟大《樂》淪棄，漫滅無文，無所考信。嗚呼！士生於今，去聖久遠，師法不傳。幸明天子，慨然深湣遺墜而興之，而六經不備，豈不闕甚矣哉！意者，求之它書，推其端而究其末，引而伸之，猶可得而觀也。請誦其所取焉。

問：漢收河南地，兵不再駕。唐復河隴，未嘗用兵。今朝廷兵甲之精，卒伍之練，蓋近世所未有也。是以收洮泯，略蘭會，大功既遂，四夷震疊。有志之士，蓋已心馳於燕薊之北矣。夫能稼而能穡，所以為良農也。能獲而能烹，所以為善獵也。故夫拓國而安邊，漢唐之間，必有良策焉，其試言之。

私試武學策問二首

問：古之善戰者，必以兩擊一，既為之正，又為之奇。故我之受敵者一，而敵之受敵者二。我一而敵二，則我佚而敵勞，以佚擊勞，故曰：三軍之眾，可以使之必受敵而無敗。

自唐季以來，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。今世用兵之將，置陣而不知奇正。夫置陣而不知奇正，猶作樂而不用五聲，飪食而不用五味，宮竭而商不繼，甘窮而酸不輔，一變而盡矣，不可復用也。今將推古法，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，其亦可得歟？兵法曰：“ 先出合戰為正，後出為奇。 ”又曰：“ 奇亦為正之正，而正亦為奇之奇。 ”所謂奇正者，將合為一陣歟？將離為二陣歟？學者所宜辨之。

問：古稱淮陰侯善用兵，然觀其所以勝者，亦若有天幸焉。淮陰之攻趙也，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饟道而堅壁以老其師。其攻齊也，人或說龍且以相持不戰而陰招齊之亡城。此二計者，淮陰實難之，幸其計之不用，是以能克。然而使此計誠行，淮陰豈坐受縛者耶？其必有以待之，請言其說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